

长篇小说

你以为是命运，不过是生命的无常与历史的含混，共同留下的擦痕。

暗花

臧小凡 著



国共两党 核物理专家争夺暗战
工黑特工 在香港最经典碟中谍演绎

一场潜伏与反潜伏的生死较量，直接决定国家姓氏！
高智商对决，谁能用信仰迎接光明？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暗花

— THE FLOWER IN DARKNESS —

臧小凡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花 / 臧小凡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399-6951-0

I. ①暗… II. ①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9292号

书 名 暗 花

著 者 臧小凡

责任编辑 孙金荣

策划编辑 一 航

特约编辑 张 平

文字校对 郭慧红

封面设计 罗久才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93千字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951-0

定 价 36.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话剧 山楂树之恋

HAWTHORN TREE FOREVER

编剧：胡靖梵 导演：田沁鑫 制作人：李东

田沁鑫 纯爱舞台巨制

2014年7月8日—7月16日

国家大剧院 全球首演

北京凤凰联动戏剧文化有限公司出品

我就是想通过《山楂树之恋》，
把爱情这事儿弄明白。

—— 田沁鑫

关注凤凰联动戏剧官方微信
了解话剧《山楂树之恋》最新动态



引子

离过年还有两天，镇子里没有一丝过年的气氛。成年累月的战争早把人们的心弄得寡淡无味，早没了过年的心思。整个上午，小镇被浓雾死死地按在瓦窑山底，动弹不得，除了偶尔传来几声垂髫小儿的哭声外，再也没有任何声息。

有条小河绕镇而过，河面被寒风吹着，水波粼粼，远远望去，像条揉皱的白绸。

中午，浓雾渐淡，一只小船缓缓驶来，停靠在岸边。从船篷钻出一位中等身材的男子，35岁左右，看起来瘦骨嶙峋，却两目炯炯。他着一身白色长衫，戴着礼帽，手里提着一个褐色的二尺见方的藤箱。男人撩开长衫，迈开步子，跳到岸上，沿石阶而上，随后钻进了一辆等候多时的轿子。两个轿夫矮下身板，哼唷一声起轿，轿子便吱吱呀呀、颤颤悠悠地朝镇里走去，很快便消失在一片高耸垂脊、起翘多变的院落中了。

浙江人喜欢把房屋建在背山临溪、修竹婆娑的地方，半个小时后，他便坐在一间具有这种神韵的房子里，全神贯注地盯着眼前一副象棋。棋盘不大，但足够厚实，由二寸榆木凿刻而成。棋子大小不一，材质既不是价格昂贵的绿檀木或金丝楠木，也不是上等的墨玉和岫玉，而是人骨。红方棋子小巧精致，由8个女人的16块踝骨雕刻而成，黑方的棋子则粗犷一些，个头也大，那是8个男人同样位置的骨头。

棋盘对面坐着一个气定神闲的男人，执红。他50多岁，前额宽广，脸型方正，上嘴唇紧紧压着下嘴唇，冷峻而刚毅。1946年3月戴笠死于飞机失事后，军

统局进行了改组，其公开特务武装部分与军委会军令部第二厅合并为国防部第二厅，秘密核心部分则组成国防部保密局，此人任局长，成为中国最大的特务机关的头目。

他的名字叫毛人凤。

瘦骨嶙峋的男子执黑。此时的他摘下礼帽，露出坑坑洼洼的额头。他年龄不大，但两鬓已经花白，加上额头上的伤疤，让他的长相平添一丝阴森可怖。

压抑的气氛，肃谧的庭院，两个沉默到静止的男人，使这盘棋更显迷离诡异。

几分钟后，棋盘上的棋子所剩无几，错落无序，呈现在眼前的已是一盘风悲日曛、蓬断草枯的残局。

毛人凤大概被刚才不歇气的厮杀弄累了，他好像有点缺氧，身体摇晃一下，随即便镇定下来。不多时，他伸了个懒腰，呷了一口茶，胜券在握似的，食指和中指夹起一匹马，轻轻放在黑方老将旁边的马槽上，眉毛一扬，轻声说：“将！”

这是两人之间说的第一句话。

男子浑身一颤，好像那匹马将的不是棋盘上的老师，而是已经下野的委座。他迟疑地拿起左士，想去别红方的马腿，同时抬头盯着对手的眼睛，想从中看出一点端倪来。

红方懂了他，轻轻摇摇头。

他抽了一口冷气，说：“原来是李宗仁那个老混蛋，逼宫，篡权，窃国。”

“呵呵，你对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事了若指掌。”

他好像对红方的夸奖不以为然，摇着头，拿起右边的士，举在红方面前，问：“那白崇禧呢？”

“一丘之貉。”毛人凤鼻孔哼了一声。

他把士放回原处，挺直腰，问：“他们想干什么？”

“放弃南京，迁都广州，准备跟共军南北分治。”

“委座答应吗？”

“睹此妖孽，摇动党国，何止委座，凡我国人，莫不痛心疾首。”

“那，共军答应吗？”

毛人凤眉毛聚拢一堆，把自己的棋子抓在手里，一一摆在棋盘河边，说：“国军在辽西、徐蚌、平津三大会战中一败涂地，现共军在江北陈兵百万，随时准备渡江，大有泰山压顶之势。你说，共军把肥肉都叼在嘴里了，舍得把它吐了吗？”毛人凤情绪激动起来，突然抓起黑方的炮啪的一声拍在棋盘上，“连傅作义也背

叛委座，5天前竟悍然颁布《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准备拱手把北平让给共匪。唉！山川涂炭，狼藉遍野，大厦将倾，大厦将倾啊！”

“局座息怒！”他站起身，微微前倾，说：“好在不是每个人都想投靠共军，比如在下。在下虽不才，但誓与党国肝胆相照，绝无贰心。局座，此次把在下从上海召来，有何重任，您就直说吧！”

毛人凤后仰身子，说：“是啊，是有重任。不到万不得已，局里是不想动你这颗棋子的。十几年来，你一直潜心教学，隐蔽得让我们快忘了你，实际上我们更需要你把震旦大学理工学院化学教师这个身份一直延续下去，甚至打入他们内部……”

他不喜欢上司提及他目前扮演的角色。此时此刻，他更想恢复自己的真实身份：国防部保密局少校。他摇摇头，说：“局座，现国共已是反目成仇的死敌，如兄弟分爨，其伤其恨，再也无法抚平，再这么隐蔽下去，我担心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能否支撑。我宁可现在站出来奔赴前线报效党国，也不愿屈身于一个私立大学收集学生领袖的情报……”

“没错，你的愿望马上就可以实现，也就是说，你报效党国的时候到了。这次召你出来，我是有大事相托，而不是仅仅下一盘推演国内形势的象棋。”

他谨慎地点点头，表情既兴奋又紧张，屁股蛋子上的两爿肉朝尾椎骨聚拢，颤抖着收缩了上去。

毛人凤说：“目前国内情势异常复杂，正值国难当头、风雨飘摇之际，所以最高统帅命令我局必须采取非正常手段，挽救党国于危难之际，内惩内奸，外惩国贼……”

“啊！”他嗓子眼不由得呻吟了一声，“局座快下命令吧，在下摩拳擦掌。”

“先别急！”毛人凤端起茶杯，吹了吹水面上的茶叶，浅浅舔了一口，然后盯住他的眼睛，问，“听说过阿尔索斯吗？”

“阿尔索斯？没有，在下……”

毛人凤抬起手，制止了他。他立即放松下巴，毕恭毕敬垂下脑袋。

“阿尔索斯是二战后期一支由美国各路特工精英组成的特遣队，他们从法国秘密登陆，一路斜插到德国。”毛人凤又舔了一口茶，“阿尔索斯直接受美国总统罗斯福指挥，目的只有一个，抢夺德国核物理学家、导弹专家、数学以及化学方面的专家，把他们毫发无损地劫掠到美国。FBI的绝密情报透露，这些数以千计的专家们，当时正在希特勒指挥下，尝试制造一种威力极大的炸弹……”

“就是后来美国在广岛、长崎投放的原子弹吧？”

“对！它可以轻易毁灭一座城市，把几十万人瞬间变成灰尘。”

“的确，那炸弹太可怕了！”他下意识地缩了缩肩膀，仿佛能躲避原子弹似的。

“与此同时，”毛人凤继续说，“苏联亦不甘示弱，仅次于斯大林的2号人物贝利亚亲自指挥，迅速加入到抢夺德国专家的行列中。可惜他们晚了一步，在柏林进行地毯式搜索后，只找到一些没有什么名气的工程师。在柏林郊外，他们挖出了一些德国人埋藏的V2导弹。在这次行动中，美国人显然占尽便宜，但苏联人也不是只收获一批小虾漏了大鱼。有一个名叫亨克·海德里希的德国核物理学家，就算是一条不错的鱼，他目前就软禁在基辅的一个小镇上……”

“局座说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他有些不解，不知道美苏在德国大肆抢掠科学人才，跟他有什么关系。

“关键的地方来了。”毛人凤知道对方不解，他拿捏得恰到好处，“在这场抢夺战中，美苏两国可谓挖地三尺，恨不得把柏林抄个底朝天，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亨克·海德里希有一个至交密友，也是物理学家，来自亚洲，他……”毛人凤停顿了一下，把谜底揭了出来，“……是个中国人。”

“中国人？”

“对。这个中国人，化名博人行，在二战期间曾经作为亨克·海德里希的助手在德国斯特拉斯堡帝国大学实验室工作了一年，就连担任‘阿尔索斯’科学顾问的荷兰物理学家塞缪尔·古德史密特也不知道他。要知道，古德史密特之所以被挑选担当此任，不仅是因为他在科学方面具备必不可少的能力和背景，更重要的是他在哥廷根上学时结识了很多有地位、有名望、有成就的物理学家，他可以轻易认出这些科学家。即使他们装扮成衣衫褴褛的平民，也难逃古德史密特的法眼。”

“这个中国人当时仅仅是个助手，谁也没把他看在眼里。”他说。

“也许吧，”毛人凤伸了伸腰，“但作为亨克·海德里希最得力的助手，他对铀反应堆、核裂变、重水等方面的重要信息非常了解。他肯定参与了不计其数的演算与实验，甚至目睹了亨克·海德里希手写的各种方程式。从专业角度来讲，他可不仅仅是教概念、定律、公式的中学物理老师。在我看来，他即使不算一条大鱼，也是条中鱼，他可以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武器研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啊？”他张大嘴巴，再也不想合拢。

“万幸的是，这个中国物理学家在苏联对柏林的大轰炸中没有炸死。他头破

血流，从废墟里爬了出来……”

“也就是说，他没有被美苏任何一方劫走？”

毛人凤点了点头。

“他人呢？”

“现居香港。”说着，毛人凤从公文包取出一张照片，递给了他。

他接过照片，顿时惊呼一声。他的手开始发抖，嘴唇也跟着颤了起来。他抬起头，哆哆嗦嗦问：“局座，难道他……他……就是博人行？”

“知道你能认出他，”毛人凤满不在乎地说，“当然，你更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正因为你能轻易取得他的信任，所以我们把你从上海召来，懂了吗？这是我们选择你来执行这个任务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任务……是……”

毛人凤压低声音，说：“据可靠情报，目前居住在香港的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专家、民主人士，甚至有退休的党国元老，这些曾经深沐委座恩泽的精英们，携家带口，避战香港，随时在墙头观察国家走向。现在共党场面占优，他们便开始蠢蠢欲动，准备北上投靠共党，协助共党建国。有人已经在报纸发表文章蛊惑人心，号称‘向北方’，目的彰显，放肆嚣张，毫不顾及党国感受。这个博人行，就是这里面最活跃的人物。我们……”

“没想到……”他心里一直突突跳个不停。

毛人凤抬起手，对这个大学教师打断他的话有些不满。他咽了口唾沫，继续道：“我们暂时无法知道有多少人准备投奔共党，这方面的情报少之又少，他们不可能到处张扬。我们认为，博人行是一个很关键的突破口。作为在德国工作过的物理学家，我们需要他。当然，共党的情报机关也不是吃素的，他们更需要他。听懂了吧？一场类似美苏那样的抢夺战正在拉开帷幕。不过，我们暂时不能来硬的，那样会弄巧成拙。我们要的不是一个物理学家，而是隐藏在暗处的许许多多的博人行。这也是放长线钓大鱼的道理。你的任务就是接近他，在保证他生命安全的情况下，设法从他嘴里获取准确的北逃名单，然后就地展开行动，一一制裁，杀一儆百。”

“哦，这就是我的任务……”

“记住，我是你唯一的命令者，其他任何人的任何命令，对你都无效。另外，你还需要记住的是，你永远不是孤单的，我们天罗地网、人山人海……”

“不要什么网，我一个人就行了，其他人都是废物。”他自负地说。

“不！你在我眼里不是大学教师，而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宝。对你负责，就是对行动负责。”

“那，他怎么处理？”他指了指照片。

“他更是块宝，我们会把他收回来的。当然，你应该清楚，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千变万化的，并不以党国的意志而转移。老天不单给了我们自信，也给了对手，千万不要让盲目自信误了大事。我们的原则是，一旦得不到，也绝对不能留给共党，就像美国‘阿尔索斯’谍报队一样，带不走的设备，一律摧毁，留给苏联共产党的只能是蔓延在大街上的一股焦糊味儿。”

他站起身，啪地一个立正，背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不过，”毛人凤接着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他一根毫毛。至于其他那些所谓专家、民主人士、退休元老，毫不客气，一律灭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或多或少在国内甚至国际上有些名望，加之地处英国领地，所谓的‘消灭’必须讲究方式方法，采用的技术必须慎之又慎，不能给国内国际舆论界留下任何把柄，否则党国更加被动。”

“局座的意思是……”

“消灭不如消失，让他们莫名其妙消失，就像他们从来没有来过人间，神不知鬼不觉，把他们从人类的名单中划去。”

“人间蒸发？”

“没错！蒸发，彻底蒸发。这就是要召你执行这个任务的原因之一，你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他的身体像触着电，瑟瑟发抖。

“恕我直言，你会不会手软？”

他挺了挺胸，长吁一口气，说：“放心吧，局座。我的手跟我的心一样，坚硬如铁，对这些党国的败类绝不会心慈手软。”

“好！我现在很想看看，你那传说中的耸人听闻的魔术。”

大学教师突然有点不好意思，他摸了摸自己坑坑洼洼的额头，说：“中毒10次，爆炸14次，灼伤6次……”

他打开藤箱，拿出一个玻璃容器，将棋盘上的人骨棋子一颗一颗放入容器，像摆弄将要入口的巧克力。随后他又拿出一个玻璃瓶，旋开瓶盖，将里面的橙红色液体倒入容器。立刻，一个由远而近的嘶鸣声从容器底部发出，尖利刺耳，好像人骨还有生命，还在呻吟挣扎。液体翻滚起来，越来越烈，一缕橙烟袅袅升起，

人骨开始变绿，液体表面也浮起一层绿色的气泡，并伴有异常刺鼻的气味，酸酸的，带着恶臭。接着，液体彻底沸腾，咕噜咕噜像要溢出容器。

毛人凤倒退了几步。

几分钟后，气泡渐小，嘶鸣渐弱，人骨开始变软，扭曲，变小，直到消失。大学教师拿起一根汤匙反复打捞了几下，没有不溶物。

他抬起头，看着毛人凤，无比骄傲地说：“局座，你看，骨且如此，何况肉……”

毛人凤问：“这就是传说的化尸水吗？”

“不！化尸水吹嘘成分过多，最终会留有骸骨，没我的好。我的是 $\text{K}_2\text{Cr}_2\text{O}_7$ ……”

“好啦！”毛人凤左手捂住鼻子，右手急促地挥了挥，像要赶走飘在空气中令人不适的气味，“所谓成功，终究看的是结果，不是细节。这个任务，我没看错人，非你莫属。”

他自信地笑了。

暗花 • 第一章
CHAPTER 1

01

海风温软，雾霭如纱。进入三月，香港的天气迅速热了起来。

早上7点，一个穿着黄色布褂的男孩从毕打街（Pedder Street）的一扇大铁门冲出，边跑边喊：“《大公报》，今天的《大公报》……”

男孩长着一对黑黑的小眼睛，鼻子塌塌的，像被人狠狠地按了下去。脸蛋上有着东一块西一块的污垢，嘴唇却泛出红色，与肮脏的脸蛋格外不相衬。额头上密密麻麻的细汗，在晨曦中闪着光。他的嗓音略微嘶哑，但吐字清晰。

路人行色匆匆，面带焦虑。有几个人拦着男孩问着什么，男孩扭着身子挣脱出来，急赤白脸地说：“没有《虎报》，没有《南华早报》，英文的报纸通通没有，我只卖《大公报》啦！”

男孩是职业报童。黄色布褂是他们的统一制服，可能尺码不对，穿在他身上显得有点紧。他的下身是一条磨破的棕色灯芯绒裤，裤脚有点高，露出肮脏的袜子和一双沾着油污的旧皮鞋，裤腿用一根白色的松紧带拴着，利于疾行。他侧着身子，乌溜溜的眼珠左顾右盼，寻找着顾客。

不时有人拦下他，摸出硬币购买报纸。

这时，报童发现一个瘦瘦的男人由远处走了过来。

张幕挺着身板，穿着一身浅色洋服，咖啡色衬衣配着一条斜格领带，脑袋上顶着一盏黑色的礼帽，一双锃亮的皮鞋泛着乌光，看上去非常时髦。如果帽檐抬高，可以看见他额头上有些坑坑洼洼的伤疤，深浅不一，像摄影棚里的灯光打出来的

效果。他的整张脸看上去有些阴冷，走路的姿势也有点跛，大概是右手提着一只藤箱的缘故。

张幕走近报童，面无表情地盯了报童一眼。在与他擦肩而过时，他忽然想起什么，叫住了报童。

“喂，小家伙，有昨天的报纸吗？”说着把礼帽摘了下来。

“没有没有，”报童拨浪鼓似的摇着脑袋，“今天怎么可能还卖昨天的报纸。真是奇怪呀……”报童看见男人额头上的伤疤，立即停止了抱怨。

“奇怪什么？”

“没什么，有好几个人都在问昨天的报纸，可昨天的报纸半天就抢光了，平时我要卖到下午4点呢！”报童有些胆怯地说。

“报纸销量好，你应该高兴才是。”张幕抿着嘴笑了。

“是啊是啊！”男孩舔着嘴唇，“先生，你不买一份今天刚印出来的报纸吗？你闻，油墨的香味……”

张幕放下藤箱，从裤兜摸出一小叠钞票，说：“今天的报纸我全买了。听着，孩子，我另有所求……”

报童的眼睛发着光。

张幕学着报童的样子舔了舔嘴唇，说：“想方设法，帮我找一份昨天的报纸，行不行？别摇头，我知道你有办法。”

报童伸出舌尖，想继续舔舔嘴唇，很快又缩了回去。他站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回答眼前这位长相有些恐怖的先生。

“傻孩子，别盯着我，你应该盯着我手上的东西。”张幕扬起钞票，继续微笑着说。

报童的眼睛露出贪婪的神色。他伸出手，捏住那叠钞票的一角，抻了抻，那人逮得很紧，他只有点头答应，顺势把松了劲的那叠钞票拉了过来。他把装报纸的挎包和一摞报纸放在地下，转身朝刚才走出的铁门奔去。

张幕点燃一根香烟，猛吸一口，然后眯起眼睛。一缕阳光从楼层的缝隙中倾洒下来，把毕打街染成了金黄色，连同他嘴里吐出的烟雾也跟着变了颜色。他以前来过香港几次，但都没有到过毕打街。在他收集的资料中，毕打街街头有一座钟楼，可惜后来被拆除了。这里还有著名的颠地洋行，洋行倒闭后，在原址建有当时最高的香港大酒店，但1926年的一场大火把那座酒店化为了灰烬。他边吸烟边打量着历经沧桑的毕打街，心想，也许我就是另一把火，再次把这里烧成灰烬。

半个小时后，报童还没有回来。他感觉不妙，额头上的伤疤变得鲜红起来，好像要渗出血来。他不是心疼那一叠钞票，而是不能容忍自己被一个肮脏小孩骗了。自尊心的受辱，比化学药水烫伤他的额头更让他疼痛。他脸色铁青，下巴颤抖，拿烟的手胡乱挥舞着，驱赶着浓浓的烟雾，好像它们挡住了他的视线。他仍然相信，烟雾后面，那个小孩终会出现的。

又过了5分钟，他的脸由青变红，额头由红变褐，耳朵像刚生下来几天的兔子一样，透明极了。慢慢地，他的面部恢复到正常颜色。

他看到报童从铁门走了出来。

“找到没有？”张幕迫不及待地问。

报童点点头，用手抹去额头上的汗珠。

他笑了，接过报童递来的报纸，仔细看了看日期。没错，是他想要的。

“好不容易找到的。”报童继续抹着汗说。

“嗯，我知道，你有办法，”他用手摸了摸报童的脑袋，问，“多大了？”

“12岁。”

“叫什么？”

“王锤。”

“哈哈……”他露出雪白的牙齿，乐了，“谁给你起的这么好听的名字？”

“我爸爸。”报童骄傲地歪着脑袋。

“起得好，听上去铿锵有力。你爸爸人呢？”

“我8岁的时候他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我妈听别人说，我爸爸被坏人杀死了……”

“哦，是四年前的事了。”

“对，后来，我妈妈就带着我逃难到香港……”

“你妈妈呢？”

“妈妈……病死了。”报童的鼻翼皱了起来。

“这么些年就你一个人？”

“嗯……”鼻翼更皱。

他沉默了，叹了口气，没说话。

报童嘴角扯动几下，犹豫着，问：“你有吃的吗？”

他没听清：“你说什么？”

报童眼睛里闪着光，又问了一遍。

他懂了：“你饿？”

报童眼里的光暗淡了，直到熄灭。

张幕摇摇头，提起藤箱，说：“我刚才不是给你钱了吗？你去买点早餐吃吧！早上饿着肚子不好。还有，这摞报纸我不要，你拿去卖了，丢了太可惜了。”

报童眼里再次放出光芒。

“也许，”他再次摸了摸报童的脑袋，“小家伙，我们还会见面的。”

张幕拿着报纸，提着藤箱走了。走了20米左右，他想回头跟这个小孩再说点什么，比如说很喜欢他，但报童已经没了踪影。

他叹了口气，目光重新严肃起来。他来到街边一排长椅前，先掏出丝质手帕仔细擦了擦长椅，然后小心翼翼坐了下去，好像害怕椅子上有钉子扎着他。坐上去后，他又挪挪屁股，确定椅子是安全的，再确定藤箱紧挨着自己那双锃亮的皮鞋后，这才不紧不慢地摊开报纸。

看得出来，他做事谨慎、一丝不苟。这样的男人多少有点偏执，工作起来，侧面看去像是一个雕塑般的剪影，让有点文艺腔的女人顿生爱意。

这时，有个上了岁数的穿旗袍的女人走了过来。她白发苍苍，细眉朱唇，但是满脸皱纹，右腋下夹着一根檀木拐杖，右腿悬空。旗袍的样式已经很旧了，与现在的领高摆低、风格简洁不同。她的旗袍还停留在20年代，领口高耸，衣襟绣花，长袖过腕，奇怪的是，开衩却高，露出皱巴巴的大腿。

那根质量上乘的单拐似乎高了点，她整个身体向左倾斜，似乎随时可以倒下去。从老妇眉宇端详，这不是文艺腔的女人，年轻时不是，现在更不是。她年轻时可能是颇有几分姿色的妓女，纨绔争宠，恩客如蜂，现在老了，没人搭理，就像块被谁丢弃的破绸布，不扯都皱。

一个女人的好时光就那么几年，然后迅速枯萎、凋谢。他叹着气，目送着老妇，直到那个苍老的背影斜着拐过前面的街角，这才把眼睛收回来，浏览起报纸。

婚姻嫁娶、生老病死、租房置业、电影广告，这些东西都不是他想看的，他的兴趣在时事评论版。他翻到那个版面，找到那篇文章。文章占版面一半，对惜版如命的《大公报》来说，这样的长篇大论是很少见的，足见这篇文章的重要性。

文章的标题，也不是他想看的，他感兴趣的是文章作者。文章的右上角清清楚楚印着三个加粗的黑体字：博人行。

这正是他要找的人。毕打街尽头，那幢英式别墅的主人，物理学教授。

他的真名叫童江南。